

忆旧·古运河

与姚澄先生的一次交往

| 张思成 文 |

近日，一条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澄因病逝世的微信，把我的思绪带回到35年前战火纷飞的老山战场。

那时，我在炮兵某部宣传科工作。那年夏天，我随部队来到云南，执行山岳丛林的防御作战任务。考虑到炮兵部队的作战特点和当时前线将士的精神需求，如何解决战斗间隙闲的问题，成了部队上阵初期政治思想工作研究的重点。我们经过战地调查，发现战士中尤其是江苏籍的战士最爱听乡音——锡剧了。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向江苏省锡剧团写信，请他们想想办法。

经过请示领导同意后，我连夜写好信，让部队通讯员寄了出去。信虽然寄过去了，但我的心里一直是没底的。因为省锡剧团都是一些锡剧界的大牌，平时演出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理睬我们这些大兵的需求呢？因此，把信发走后，我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哪知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我们正在猫耳洞吃饭，通讯员送来了一封信，并有一张签名我收的包裹单。我急忙撕开信封，展开一看，原来是江苏省锡剧团姚澄老师的亲笔信。她在信中说：“你的来信转了几个弯，今天才收到。你们在前线蹲猫耳洞，守边睡，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太辛苦了，我们在后方坚决支持你们。今天我们找了一下，先寄过去10盘录音磁带，如果还要请来信告知。”接着，她又告诉我，她是个苦出身，旧社会的艺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是毛主席、共产

党把大家救了出来了，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工作报党恩”。这封信，字迹虽然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她的话语是多么情真意切。我捧读再三，手中的这封信是一位老艺术家一颗滚烫的心。

我马上拿来空白的录音带，分头把刚刚收到的锡剧带翻录下来，尔后迅速发到各个作战部队。战士们如获至宝，尽情欣赏。说来也神奇，这些录音带确实鼓舞了我们前线将士的士气，在此后的各个战斗中，我们部队大显神威，屡获战功。有的战士说：捷报声声和乡音，前方后方一条心。

第二年八月，部队凯旋，为了感谢姚澄老师，我特地买了几斤苹果，带上我的立功证书，来到了南京市延龄巷5号。姚澄老师住在四楼，她告诉我对面住的是锡剧名家沈佩华老师。进了姚澄老师家，只见整个屋子光线充足，极其明亮。一张三人的布沙发迎门而放，两个单人沙发分别摆至两边，这块区域可能是待客的。而另外一个区域则摆着一张方桌，方桌周围则放着五六把椅子。整个房间充满着浓浓的书卷气，餐桌上、沙发上都是打开、正在阅读的书刊。那天正巧，姚澄老师的先生叶至诚老师也在家。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儿子、《雨花》杂志主编。这位长者个子偏矮，皮肤细腻，他非常热情地给我泡了一杯碧螺春后，就钻进他的书中了。回过头来，姚澄老师接待了

我。她高兴地说，想不到锡剧还有这么大的作用，想不到还有这么多的年轻观众和听众，想不到前线的将士也喜欢我们的锡剧。姚澄老师开心地笑了！

我仔细端详着她。姚澄老师中等偏高的个子，举手投足间落落大方，嗓门大，但每句话里都有好听的江阴腔。她浓眉大眼，眼角尽管已有几丝细纹，但仍然是青春勃发，健康爽朗。我尽管在部队成天跟首长打交道，但与眼前这个江苏省锡剧团的团长来个面对面，还是有点紧张。姚澄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招呼我喝茶，一边和我拉起了家常。她说，自己原本不识字，自从认识了叶至诚先生后，就被硬逼着学文化。三个月就摘了文盲的帽子，一部戏文能全部看下去，记下来。“我给你的战地通信大都是我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老子（叶至诚老先生）代笔写。”这时，姚澄老师转过头去寻找老伴，叶至诚老先生抬起头来和姚澄老师点了一下头，露出一阵微笑，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时间飞快，转眼间就到了11点钟了，姚澄老师要留我中午吃馄饨，叶至诚老师也过来劝我别走。我说，军纪严密，必须告辞，我们后会有期。就这样，我向他们行了军礼后，又端正正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现在，姚澄老师走了，叶老先生也在早先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长留人间。

世家·鹿顶山

一个人，一座城

| 刘晴 文 |

林先生，又名逍遥子（画界）、半滴爷（茶界），从福建移居无锡多年。林先生受近代无锡实业家、江南名士杨味云的孙子、现居台湾的杨世斌先生委托，关照城中杨氏旧业云邁园，云邁园遂在林先生的精心呵护和打理下成了锡城重要的“一席”，每到周末晚上，无锡的文人墨客、名流政要、丹青画家、名伶艺人等雅聚于此，一时花道茶会、丹青画展、昆曲评弹、文化讲座等艺文活动如落英缤纷不绝，云邁园实则成了锡城艺术人文流动的一道盛宴。

不过林先生的主业还是画画，曾与林先生交游的金石声老师处得知他画艺高强，但遗憾一直未曾亲见，直到他的“游于艺”画展在云邁园内举办。那些日常绘画艺术中的玩趣、现代人生工作中的尬趣在他的笔下一一展现，会心处令人捧腹大笑，而画由心生，这些画作正表明了林先生是个“漫随意兴”的有趣的人，所谓人无癖不可相交也，人无趣不可从游也，这就成为我春日访林的契机。

云邁园内听云阁是他锡城的画室，也是他狡兔多窟的众多画室之一，方寸之间，他不再是云邁园的艺术总监，而是还原成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画家。原来林先生最擅长的还不是在“游于艺”上展出的那些绘画小品，而是大气磅礴的山水油画，组画黄河系列便是他的代表作。那些山川河流巨木繁花在他的画布上或恣肆流淌，或高贵静穆，和他较为瘦小的身形，内敛低调而不事张扬的性格形成了强烈反差。听云阁访林，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画艺的认识，当真如他的朋友，也在云邁园内举办过画展的无锡画家朱寒光所说，林先生是一位“国际级”的画家。所谓“国际级”，我的理

解是指他中西兼融，中国画和西洋画皆长，视野开阔，画法多变。

就是这样的林先生逍遥子，近日在云邁园的公众号上晒出一批他这最近三年里创作的无锡名山佳园的油画作品，当在一个寒意袭人的冬日清晨看到这批作品的时候，很多好友都进行了推荐转发。我感怀之处在于，一个岭南籍的画家来到了无锡，择一城终老，把自己的艺术才情留给了拥有娴静幽雅的江南名山佳园的无锡，是偶然也是必然，他与名山佳园之间在画布上的互动，是一种主动选择，只有当他被这些溪光山色真正萦怀心动的时候，他才会走近它们，并把它们描绘得这样风姿秀丽、绰约不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画作中四时变幻，各自成景的寄畅园红枫、回廊、秋雨，惠山寺古银杏、云起楼、二泉、万卷楼、陆子祠、张巡庙、顾可久祠、忍草庵、贯华阁、鼋头渚、管社山庄等无锡名山名水名园，实为无锡留下了一个开放包容、人文荟萃的城市会客厅形象，那是锡城魅力吸引的缘故。

无独有偶，在四百多年前的万历年间，无锡惠山名园愚公谷主邹迪光曾在福建做官至提学副使，归田后从他游的友人中，有来自姑苏的周承明者，因眷恋无锡名山佳园，跟从邹公“好品题泉石，挟三寸不律游”，写有《梁溪诗稿》，邹公曾为之作序，今天，福建籍画家林建先生从邹迪光所罢归的地方启程，移居无锡，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无锡山水名园的画作，不可谓无锡和福建两地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的交流对话，而无锡城里有古木名木、亭台楼阁、人文典故、历史遗存的名山佳园，更是无锡迎来送往四方宾朋的最天然也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市会客厅。

众生·人民路

发型

| 遥远 文 |

发型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后才开始考虑的。之前的十八年不存在这个问题，剃头佬那个年代，男的发型，一般就是两种：一、板寸头；二、西装头。那时，父亲觉得我头发该剃了，就下剃头（“西装头”）的指令，我就去老老实实地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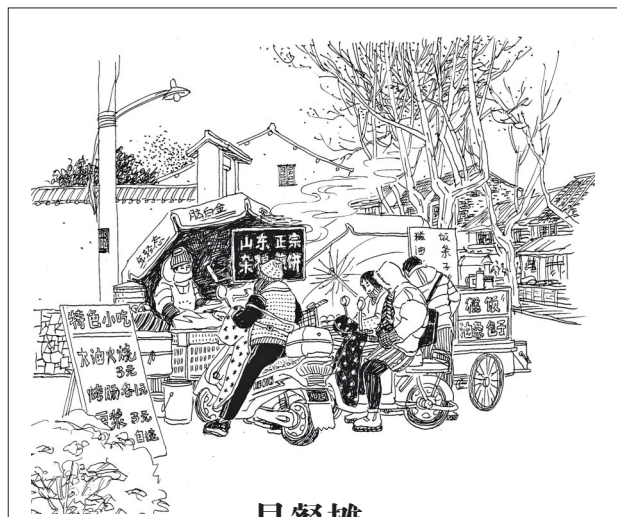
告别父亲进入大学，那个年代，港台明星大多是“长发西装头”这种发型，影响内地青年人。“长发西装头”在那时的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很有市场。小平南方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遥远的大西北，父亲至少整个学期见不到我剃啥头。“从头开始”！青春躁动的我，偷偷地激动地选

择了“长发西装头”。

后来，遇上北京天宁寺小巷里的一个普通又特别的残疾理发师——瘸腿，发福——一年四季摩丝铮亮，鲜艳的领带，别致的领带夹，尤其大夏天，白衬衣，红领带，领带夹，连同小巷，连同他的瘸腿，气场让我震撼。他给我理的发型，至今仍感到精神。他给我的发型设计了“板寸头与西装头的合资企业——主体西装，两边板寸”。很多年后，我意外地看到电视上某邻国少壮派国家领导人的发型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那时，因为在外地工作，一年很少回家，但每次父亲看到后，都会指出“太难看”“像个二流子”“太不稳重”。母亲政治高度一生与父亲保持忠实的一致，也会

随即跟进。这种发型虽然一直在父母亲那边找不到市场，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执念。这二十多年来，这个“太难看”“像个二流子”“太不稳重”的发型也全程伴随、全程参与、全程见证与全程体验了我的一些高光，一些幽暗；一些激情，一些低沉；一些清晰，一些模糊。

现在，后知后觉的我终于顿悟，需要对发型来一次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回归“西装头”。父亲将年过八十，他终于将看到老大儿子留了符合他标准和要求的发型。但是，父亲不会知道伴随发型的转型，还有我内心的重塑——父亲会以为儿子终于“稳重”了些，真相却是“返璞归真”，一个内心的少年再次回来，并且愿意长住此间。



早餐摊

插图 胡文伟